

武平文史資料

总第五辑

武平文史资料

总第五辑

(内部发行)

8192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福建省武平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工作组编

一九八五年六月

武平
文史资料

总第五辑

目

录

刘亚楼同志的革命简历·····	(1)
当年武平的商业重镇——下坝·····	王增能 (2)
太平军进入武平城前后·····	李坦生 (11)
桃溪中学创办简况·····	蓝云峰 (13)
丘逢甲先生倡办下坝创兆小学·····	刘可年 (15)
武平县城立两等小学历届毕业生离校时献给母校的 对联汇录·····	钟福庭、李永荣、李之圉、王同任 (16)
武平民间音乐简述·····	钟国梁 (18)
解放前后中山乡的戏剧活动·····	金其中 (27)
“武龙抗敌剧团”前后情况追忆 ·····	王大由、谢发昌 (33)
昔日民谣六首·····	石进福搜集整理 (35)
李灿佚事·····	李永荣 (37)
叶向高流落处明的传说·····	聂灿光 (40)
清进士温廷献佚事·····	刘子英 (42)
丘复先生传略·····	范书声 (45)
聚仙岩今昔·····	林寿基 (54)
武平高梧水口拱桥——古成德桥 ·····	赖春永、熊万寿 (56)
漫话金鸡岭和金鸡亭·····	林和凤 (58)
端午节门上“插青”的来由·····	林日基 (60)
武平印刷业拾零·····	钟佩英 (61)
解放前后武平邮电简介·····	钟佩英 (66)
解放前苗圃创办始末·····	谢尚梓 (73)

刘亚楼同志

革命简历

刘亚楼(1910—1965)，福建武平(湘店湘洋)人，一九二九年入党，同年参加红军。先后任红军师政委、师长，陕甘支队纵队副司令员，抗日军政大学训练部长、教育长等职。一九三八年赴莫斯科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毕业后在苏联做参谋工作，参加过苏联红军对日作战。解放战争时期，曾任东北军区参谋长，四野参谋长，十四兵团司令员。解放后，曾任空军司令员，国防部副部长。



刘亚楼司令

(抄自《文物天地》1985·1《将军谱》中的上将篇)

当年武平的商业重镇——下坝

王增能

一、商业的发展时期和繁荣时期

下坝位于武平县城的西南端，与广东省之蕉岭、平远两县毗邻，地处北纬 $24^{\circ}53'$ ，东经 $116^{\circ}02'$ ，离县城30公里。东有中赤溪，北有中山溪，西有广东的差干河，三条溪河交汇于南面广东的西子口。（《武平县地名录》）

下坝之所以能成为当年武平的商业重镇，就因为有一条紧密地维系着闽、粤、赣边广大人民群众日常生计的、得天独厚的下坝河。

十五世纪初，即明永乐年间，三保太监郑和七下西洋。其结果有力地促进了造船业的发展。据说，明宣德年间，蕉岭与下坝之间就已经有了船只来往。不过，尚未形成规模。清乾隆时，赣南各县食盐都从下坝挑运到江西罗塘，来往的挑夫日渐增多，于是就在这里开辟圩场，名之曰“太平埠”。当时店房无多，从广东沿海载来的盐，大多堆放在河边的沙坝上。买盐的人交完货款，便问客商：“到哪里挑盐？”客商答道：“到下面坝里去挑。”下坝之名即由此而来。

从此，下坝的商业进入发展时期。来此经商之客，越来越多，尤其是江西宁都、雩都、兴国、信丰等县的盐商、米商都来到这里建筑盐馆、米馆，作储盐储米之用。于是广东的盐大量地水运到下坝，由下坝肩挑到赣南各县；赣南各地的米也大量地肩挑到下坝，由下坝水

运到广东。这时，罗塘与下坝之间，挑运之夫如同蚂蚁牵线，络绎不绝于途。自鸦片战争之后，五口通商，海禁大开，欧风美雨，更侵袭到下坝。香港、广州、上海等地的花样众多的洋货，均由汕头进口，水运到蕉岭复驳运到下坝。下坝的商业地位举足轻重，令人刮目相看。

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帝制，下坝的商业进入繁荣时期。。广来兴梅五属，以及赣南、上杭、永定、连城等县客商，争先恐后到下坝投资，开设盐店、米店、杂货店、百货商店、五金店、药材店、豆腐店、酒店和过驳转运站等。赌博的、卖艺的、卖淫的、卖鸦片的，也纷至沓来。灯红酒绿，纸醉金迷，靡靡之音不绝于耳。时下坝有武平“小港”之称。

二、商业的繁荣景象

当时下坝商业的繁荣景象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盐米专卖商店三十二家。这些店名是：宾昌、泰来、益成昌、德昌泰、合兴祥、天祥、同盛、万和、益丰庄、益兴、同茂、玉记、玉成、华新、广兴隆、聚昌、协茂、协丰庄、德昌兴、泉顺、永泰兴、嘉兴、从和、从昌、广义昌、德记、集茂、合兴、赖和兴、张俊兴、兴丰昌、叶兴（地处枫林岗，今属广东，民国二十年前后，被广东军阀严应鱼旅长在下坝筑炮楼时霸占去的）。

2、果杂百货商店（兼卖盐）十四家。这些店名是：祥和、瑞昌、祥兴隆、顺昌、锦兴泰、怡成通、怡和、昆记、万成、裕隆、振发、万盛庄、泰记、德茂。

3、酒店二十多家，其中米烧酒七家，黄酒十五六家。尚能回忆得起来的店名有：泰来、悦来、合兴祥、玉记、捷泰、兴丰庄、昆记、兴盛、鹏记、泰亨、李荣华。

4、药材店约二十家，其中中药店十三家，叫：泉顺、乾源堂、和兴堂、保寿堂、吕善祥、长兴堂、长庆堂、长安堂、全泰安、万和堂、庆兴堂、和春堂、红疗医院；西药店四家，店名回忆不起来。药店之多，超过武平县城。

5、纸行家数不详，主要是天祥、华新、盖兴这三家。

此外，尚有油房一座，专榨茶油和桐油；水碓二座，专碓香粉糕粉和白米；客店二十多家，有些女店主兼营私娼。

从下坝圩入口瑶前起到河唇排、猪子神下，共有盐馆米仓及半营生意的店铺三四百间，其中正式商店就有三百多间。每逢三、八会景，仅岗背街到田垄街，短短的距离就得半小时才能走完。赴圩的人数之众也说明了商业的繁荣。

6、当年下坝商业以盐米为大宗，叫“盐上米下”。

入口商品——

(1) 盐，年值一百多万元（光洋，下同）。

(2) 煤油、布帛、药材、京果、百货等，年值约一百万元。

出口商品——

(1) 米，年值约六十万元。

(2) 土纸、蜂蜜（每年五百铁桶，每桶四十斤）、茶油（来自江西）、茶叶、桐油、粉干、薯粉、大豆等，年值约五十万元。

(3) 竹木：据当年潮州“和平馆”（系木商工会）统计，每年从下坝（包括村头坝）运至潮州的竹木有二千五百至三千条排，每条排约十五立方米，值二百五十至五百元左右，年总值一百五十万元。

来往于下坝河的木船，最多时每天有六百多条。每船载重量上水为三千斤，下水为八千斤。仅盐一项，下坝每天的库存量就达六十万包，约八十万斤。

杂货的经营虽非大宗，但其营业额也很惊人的。当时资本最大的杂货店以瑞昌、祥和为最，店员均为十四人。不算批发，仅零售，一个圩天即可收洋毫一万以上。每家的营业额一年十多万光洋。每次进货仅檀香一项，两家就各进四百多斤（六七毫一斤）。

药材店则以兴和堂为最，它在下坝做了三代，以讲信义著称于时。曾经发生过这么一件事：汕头某店主失火烧毁了和兴堂未付之药材款的借据，计四千光洋，某店主自甘作罢，但和兴堂却并不认为有机可乘，照样公公道道偿还汕头某店主四千元光洋。从此，和兴堂声誉大振，不仅汕头，而且香港、广州、上海等地的资本家都争先恐后地以低于市价的药材批发给下坝和兴堂。和兴堂每次进货，单党参、当归都各在一千斤以上。由此也可见当年下坝商业繁荣景象之一斑。

当时到下坝开店铺做生意的商人是如此之多，但却并无商会组织，只有某些商人自发地组织起来的盐纲公所、米纲公所，以及杂货纲公所，系属同行业的组织，均无固定的办公地点。这些“公所”的作用是：对上则对付税收，对外则控制价格，对内则互通信息。

7、从杀猪杀牛之多，也可见当年聚集于下坝的商人之众。以民国十二年为例：平日杀猪十五至二十头，杀牛六至十头；圩日杀猪五十至六十头，杀牛二十六至三十头。超过了今日武平县城的消费数量。这是当年承包屠宰税的刘卓清先生提供的资料。刘先生是下坝大成村人，今年已七十九岁高龄。他不仅是亲闻者，而且是亲见者，亲历者，因此所提的资料十分准确。当年下坝的屠宰税收，采用投标承包的办法。据刘先生说，他承包时，税收标准相对说来还比较低：牛税每头二块多光洋，猪税每头一块多光洋。此外，还要附加收教育税，猪每头四洋毫，牛每头六七洋毫，由学校出面收，作为教育经费。这是当时集资办学的一种办法。当时的牛肉价一斤三洋毫，猪肉价一斤

三洋毫半。一头猪肉税（不算教育附加税）相当于四斤肉。十三洋毫相当于一块大洋。

8、从下坝到江西罗塘的一百一十华里之间，有为数颇多的茶亭和客店，它们依次是：下坝——露冕——下露冕——满姑嶺——砾头塘——张天径——石冠坑——竹篙嶺——何树凹——冷水——罗坑——陂下——溪头圩（今民主乡）——岭下（上述属武平辖境）——吴畲——山背——罗塘（属江西辖境）。从山背到罗塘尚有二十华里，中间还有茶亭和客店，只是地名记忆不清了。茶亭和客店之多，足以说明往来贸易人士之多。赣南各县的米和其他货物先集中于罗塘，再由罗塘肩挑至下坝，复由下坝水运至潮州、汕头；潮州、汕头的盐和其他货物先由水运至下坝，再由下坝肩挑至罗塘，复由罗塘肩挑至赣南各县。众多的茶亭和客店也从侧面反映了旧社会交通事业的极端落后。

凡茶亭几乎都有对联。中有上杭丘日华写的一付，以其文辞颇佳，特录于兹，以飨读者。

心力劳矣对此清风聊驻足

程途远否饮斯白水再扬鞭

9、随着下坝商业的繁荣，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也在此地乘虚而入。德国人于是在下坝建立了天主教堂。欧培徒是长汀教区的区主教。驻在武平城关。常驻下坝的德国人有两个，一男一女，男的叫巴立德神甫，女的未详何名。这一男一女就住在今下坝小学礼堂的门楼的东厢房里，中间仅一屏风之隔，是实际上的地下夫妻。此外，有一上杭来的德国神甫也在此住过。他们表面上会扶助一些弱者，并施舍一些药品，且不收钱，又不公开胡作非为，因此很得一些群众的好评。发展的天主教徒达一百多人。教主很有势力，如土匪潘顺荣敢抢武平县长，把县政府的公章用石头磨掉，但却不敢得罪教主。（不过在梯

子岭却发生过钟绍葵的部下强奸外国修女的事件。)天主教在下坝的罪恶活动，今已难得其详。

三、安吉居·婊子店·鸦片馆

下坝商业的鼎盛时期，每逢一、四、七圩日，闽粤赣边民众来此买卖柴炭盐米及各种零星货物者，总有二三千人以上；即使平日，本地船工及往来于此地的挑夫，也不下一二千人。这里有必要特别记录一下挑夫的苦难，尤其是江西老表的苦难。

且以挑盐为例：江西老表最多的一人挑十六包盐，每包老秤十三斤半。每担重量就达216斤。扁担的长度是五尺。从下坝到罗塘的距离为110华里，一天就要走完。第二天，又需从罗塘挑同样重的米或其他货物到下坝。

俗话说：第一苦，锅头有米煮；第二苦，挑担行长路。挑夫累死病死的事情是经常发生的，主要是江西人。当时下坝成立了一种社会慈善机构，叫“棺材会”，有产业，是由群众捐献的钱办起来的。棺材会拥有安吉居二间房子，挑夫死了，由棺材会布施棺材，将死者移放安吉居，然后由同路人埋葬。安吉居旁边有一相公庙，奉有文天祥等人的塑像，据说香火很旺。穷人死了，也就安乐了。“安吉居”三个字饱含着穷人的多少血泪！

另一方面，有权势者则争着要做下坝的镇长。这是一个大有油水可捞的地方，被称做“晋江缺”。没有靠山，不勾结有枪的人，断乎做不了下坝的镇长。

镇公所之外，下坝还设过警察局（民国四、五年开始，至民国二十四、五年革除）、办事局（后又改为下坝民团——保卫团、联保办事处）、

区政府等，为长者也都是些有权有势的人物。

为了满足这些官员以及大商人的纸醉金迷的生活，他们在下坝设鸦片烟馆三间，有烟枪几十支。鸦片馆挂的牌子叫“天天乐”。又有赌摊二十多处，赌头二十多个（有开花会、开标的，名堂很多）。还有流动婊子店。婊子来自四面八方，广东、江西、长汀来的都有。高级婊子常常坐轿而来。为官者当然地享有对于婊子的初夜权。玩厌了便把旧婊子打发走，另招一批新婊子来，故曰“流动婊子店”。婊子卖淫要向警察局登记，付以税款，美其名曰“花捐”。这是公开进行的。此外，还有不计其数的私娼暗妓，随时供应有钱人家玩乐。附带说一下：武平有名的匪首钟绍葵、钟彩东、潘顺荣等都在下坝讨老婆，据说一般都是先奸后娶。

上述安吉居·婊子店·鸦片馆几个特写镜头一方面反映了旧社会贫富的悬殊对比，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当年下坝的特殊的商业地位。

四、商业的萧条

从民国二十一年至解放前夕的二十余年，往来于下坝的船只日益减少，生意渐趋衰落，是为下坝的萧条时期。究其原因，有如下四点：

1、民国二十一年左右，蒋介石实行碉堡政策，提出“封锁匪区”的口号，计口授盐，妄图把红军困死在中央苏区。下坝是水陆交通枢纽，离广东军阀严应鱼旅长的家乡平远很近，其西的溪头（今民主）又有红军活动，因此严便组织了一个“建筑炮楼委员会”，向群众派丁、派款，在下坝建筑了五座炮楼。其结果，极大地削弱了作为“盐上米下”的下坝的商业地位。（据说严善堪舆之术，看出下坝五座山头的形势是“五马落槽”，建炮楼五，如钉子钉在“马鞍”上，武平就动弹不得了。）

2、民国二十五、六年间，从蕉岭新布到会昌筠门岭开辟了公路。嗣后，蕉岭到上杭、武平的公路又通车。盐米杂货等由水运改为陆运，速度更快。维系闽粤赣边十余县的物资流通无需仅仰赖于下坝河了。下坝的商业往来又突然减少了一半。

3、抗战爆发，日寇铁蹄践踏广东，潮汕沦陷，大宗的竹木土产出口无路。下坝山多田少，粮食大都靠江西等地供应，交通一闭，生活无着，于是一部分人走江西一带做工谋生，少数人则铤而走险，沦为盗贼。

4、土匪猖獗，断绝了下坝的商业往来。解放前下坝兵多匪多。兵匪一家，兵匪不断。开始是钟绍葵在兰玉田部当营长。接下去是钟文才，自命为“保商队长”。接下去是潘炳喜（潘顺荣部下）。接下去是钟彩东……

抗战前，较少发生公开抢劫商人的事件。抗战期间，特别是解放前夕，三五人为一股或十几人、几十人为一股的土匪越来越多。他们互相火拼，又互相勾结，公开绑架或打死商人的事时有发生。张三绑架了某老板，李四去救，老板须付一大笔现洋才能获释；李四绑架了某老板，则张三去保，老板又须付一大笔现洋才能获释。有个叫丘珍兴的商人前后被绑架了三次。益兴店老板林燕四哥（乳名）、华新店老板张坤邻、同茂店老板黄可庭、天祥店老板李绍球等都曾被捉走，虽然不久都获释了，但花了多少赎金，他们却都不敢吐露。瑞昌店的二个老板大概不肯花大钱，竟至于被打死。下坝的店铺于是纷纷倒闭。

店铺倒闭以后，成群结队的土匪就到船上去抢，到路上去抢，到农村去抢，甚至到学校去抢。尤以蕉岭到下坝的船上以及下坝至罗塘、白埔的公路上发生的抢劫事件为最多。贩运之客，寸步难行；有钱人家，暗自携款潜逃；船无货载，民无工做，群众的生活艰苦到极点。

这时，就有大土匪出面包路，沿途私设关卡，每一关卡要另收一担米半洋毫、一担盐二三个铜片的买路钱。下坝至罗塘有岩前钟文才、江西潘满山、吴成富等设卡；嗣后又有钟隆、钟腾福等，在砭头塘、溪头圩、山背等处设卡。往江西白埔，则有潘顺荣、钟彩东、兰登山等在砭头塘、瓜子坪、东留、桂坑等处设卡。明收暗抢，大施淫威。

最令人发指的是有一个叫童铭（中赤人）的土匪头，指挥着二十几条枪，除抢劫外，还专爱奸淫良家妇女。一俟发现比较漂亮的女人，即送一白条给其家属。白条上写道：“你妻借宿一夜”或“你女儿借宿一夜”。如不按时将女人送去，则全家只有死路一条。白条满天飞，遭童匪蹂躏的妇女真不知有多少！

下坝的社会秩序混乱到了极点，下坝的政治黑暗到了极点！下坝的商业往来也就被完全断绝了！

注：一九八四年九月七日至八日，县政协文史组在下坝乡政府召开了文史资料征集座谈会，应邀参加会议者有丘德侯、丘永权、丘天亮、刘可年、巫士安、刘卓清、祝重民等，平均年龄七十一岁。本文系根据他们发言的记录整理而成。对于当年下坝商业的兴衰史他们有的是亲见者，有的是亲闻者，有的是亲历者，因此所提的资料比较准确、可靠。

太平军进入武平城前后

李坦生

从一八五七年到一八六四年，太平军曾经先后三次进入武平县城。

一八五七年（咸丰七年，丁巳）农历四月七日，太平军石国宗部众号三十万，攻克汀州府城。五月十一日克武平城，杀知县陈应奎、教谕林宝辰、典史秦廷业。十八日晨退出县城，经石径岭至江西。笔者幼时曾听老人讲过，当时太平军打前哨的只十许人，武平知县派把总带兵弁几十人，在高梧水口伏击，杀了打前哨的太平军。翌日，太平军大队人马来到县境，知县感到大事不妙，手忙脚乱地叫了一班吹鼓手，吹吹打打来到东门大桥外投降、迎接，被激怒的太平军头领在马上一刀砍下知县的脑袋。太平军遂入城。

一八六〇年（咸丰十年，庚申）农历十月十九日，太平军花旗部攻克武平城，士众一、二千人，其中广东惠州、潮州、嘉应州（梅县）人居多。将领翟明海，称先锋，年纪二十左右，英俊勇猛。常乘黄骠马，率四五骑，先登陷阵。身带洋枪、马槌、飞刀，手提大刀。临阵远则放洋铳，近则抛飞刀，再近挥大刀。其马善走，一刻数里，逾岭越涧，如履平地。笔者在县城曾经见过在一间太平军驻扎过的大厅里的石灰墙上，留下太平军写的“江山千古秀，花木四时春”十个大字，旁边写有“花旗”番号。直至一八六一年（咸丰十一年，辛酉）农历四月，才撤离县城往江西，历时半年之久。

一八六四年（同治三年，甲子）农历五月，太平天国天王洪秀全病逝。七月，清军曾国荃部攻克天京（南京），杀戮十数万众。洪仁玕等拥幼主洪福瑱出走广德，转入浙江湖州。时湖州尚为太平军将领黄文

金所守。左宗棠、李鸿章探知消息，急檄部将努力图功，火速围剿黄文金，捉拿洪福瑱。黄文金兵败，弃湖州城，拥洪福瑱西走，至宁国府境内山中碰着清将鲍超的队伍，太平军伤亡惨重，回走浙江淳安。途中，又与清军黄少春部遭遇，太平军舍命奋战，黄文金身被数十创，始突出重围。闻太平军李世贤、汪海洋部在江西，便率部由浙赴赣。途中，黄文金由于创口发作，呕血而亡，遗命兄弟黄文英，力卫幼主洪福瑱至江西。行至广信，遭清军堵击，转趋石城。在石城县境杨家牌一带被清江西按察使席宝田部袭击，黄文英及洪族中的近臣洪仁玕、洪仁政等均被俘，唯幼主洪福瑱走掉。席宝田分兵堵住谷口，大出赏格，自督部将沿山搜寻。经一天多搜山，年仅十六岁的洪福瑱被俘，押解至南昌杀害。此时，太平军康王汪海洋正集合十万士众来迎幼主，相距仅百余里。惊悉幼主被俘，仓皇转入福建。李世贤闻讯亦率部自赣入闽。太平军迅猛占领汀州、漳州两府大部分地区，其中有一支队伍由林振阳、丁三洋率领，于农历九月初二日进入武平县境，经中赤与清军战于紫竹凹岌，十一日，攻克县城，杀知县沈田玉等。

由于太平军占领汀、漳两府，闽省大震。左宗棠飞檄三路清军入闽围剿，李鸿章亦遣郭松林、杨鼎勋统军乘轮船至闽。清将鲍超率部从江西经石径岭至武平城。九月十四日，太平军退出县城。李世贤、汪海洋率部奔粤，先攻入镇平（蕉岭）。入城后议论军事，两将意见不合，汪海洋刺杀了李世贤。随后，攻入嘉应州。左宗棠檄促鲍超率部赴粤并亲自至粤督师。汪海洋在与清军激战中阵亡。败兵逃入城中，推谭体元守城主事。谭下令开南门出走，清军追至黄沙嶂，此地荒僻无人烟，山回谷绝，太平军被包围，尽被杀害，时一八六六年一月（同治四年十二月）。历时十四年、遍及十八个省的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革命，至此完全被清王朝扑灭了。

桃溪中学创办简况

蓝云峰

由鲁溪往桃溪的河畔，有个颇为宽阔而又榛荆满地、荒冢垒垒的名龙岗。1952年秋，在这万年沉睡的荒岗上，开始创建一所崭新的学校——武平第二初级中学（即今桃溪中学）。它的诞生是中共武平县委对老区人民的关怀，是武北人民文化翻身的象征。它是和上杭才溪中学、长汀河田中学同时创办的。

解放前，武北山区交通闭塞，文化极为落后。高耸绵亘的当风岭阻挡着武北与县城的交通。只有盘山越岭、土匪经常出没的羊肠小道通往城关。那时，武北山区人民如要入小学读书，大多要走几十华里；若要上中学就得上长汀、下上杭，或到武平县城去。许多人叹息：入学难，难于上青天！因此文盲占总人口数百分之九十八、九。

1952年春，武平县人民政府派教科的林寿坚到桃溪区人民政府，商议筹办中学事宜，接着组织成立中学筹备委员会，由武北四个区的领导同志等组成。筹委会一面筹建新校舍，一面做好秋季招生的准备工作。经再三勘察磋商，选定名龙岗为建校地址；决定秋季招生时先借用桃溪中心小学校舍（在桃地庵下）开学上课。后经县人民政府批准，并由县府下达公文、贴出布告征用名龙岗土地。

同年秋，招收新生100人，在原桃溪中心小学校舍开学上课了（当时桃溪中心小学则搬迁桃溪村，借用民房开学上课）。校名定为武平第二初级中学。因为当时只有该校和武平一中才是公办中学。校长由县长罗兰洲兼任，学校具体工作则由教导主任负责。共有教职员

工八人。第一届新生大多是二十岁左右的青年，有的原是村里的民兵队长、团支书，有的是土改积极分子。他们政治素质好，学习自觉性高，尊师守纪，团结互助，学风很好。学校组织成立了教工会、团支部、少先队和学生会等，可谓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工作井井有条。群众看到新办中学，朝气蓬勃，教工勤勤恳恳地教书育人；学生勤奋学习，积极锻炼，都说中学办得很好。

建校中贯彻公办民助的原则，除省拨基建款外，还发动群众捐钱出力，献工献料。武北群众十分踊跃，热情很高，纷纷捐款献料。共计捐款旧人民币四千万元，献杉木一千头。那时武北还没有公路，群众捐献木材，还得自己步行肩扛（有的可水运）运来。附近群众，不但捐钱献料，许多人还自带饭菜和工具，到工地参加义务劳动。1953年冬，全校师生搬进了新校舍。从此，名龙岗焕然一新，成为武北山区培育人材的好地方。1955年夏，第一届初中毕业班毕业；1970年春增设高中，1972年初春，第一届高中毕业生离校。迄今已培养出高、初中毕业生六千多名。

该校创办以来，校名屡经更改。创办时为武平第二初级中学；随着十方中学、岩前中学先后转为公办，又依次更为武平三中、武平四中；至“文革”后期才改为桃溪中学。校长亦多次易人。创办时由县长罗兰洲兼任；至1953年秋，才派原县文教科长黎飘零任专职校长；1956年夏，改调共产党员潘志超任校长。潘任期间，开始在学校里抓党组织建设，逐步发展党员，建立了校党支部。尔后，校长更换多人，这里就不详述了。

在桃溪中学校园里，草木蓊郁，树木参天，花香鸟语，环境优美。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在前门左侧屹立着的革命烈士纪念碑。这是武平县人民政府为了纪念武北地区为革命英勇牺牲的烈士们，于1954